文雅·緣

此山中　鄧達智

我們的一位朋友，舞者、攝影師、「城市當代舞蹈團」副藝術總監陳德昌（Ringo Chan）往生了。

為籌辦追思活動，紀念Ringo生前為大家拍過無數優秀照片，大家搜尋跟他的合照，用作悼念。

文雅回家，尋遍不獲！

傷感、無奈，無補於事，決定將身邊朋友好好拍下來，也拍一張合照，準備明年出書，命名：《緣》。

她就是這麼一個坐言起行的人。

校際運動會明星、校花、少女模特兒、榮登港姐、嫁為人妻、陶瓷藝術家、高球好手、攝影師……她做了，成績全皆高分數。

透過她的少年摯友，我們極要好的朋友，舞蹈家梅卓燕，時光荏苒認識了數十年。當年嘻嘻哈哈，運動好手健康美麗的港姐，今天繼續健康美麗，依然嘻嘻哈哈，平實自然猶如大地之母，唯一不同：體態永遠輕盈窈窕。

最近碰面的機會多了，大家都不同程度回歸童年成長地——元朗。

鄭爸爸不幸早逝，鄭媽媽帶着一大串子女，決定搬入元朗大旗嶺，靠近客家鄉里易呼應照顧，建田園村屋安頓家小。文雅在這裡度過童年歲月。稍長，母親隨兄長移居英國，跟隨嫁為上水婦的姐姐生活，考入新界名校之一：鳳溪中學，暫別元朗。

兒女成長後鄭媽媽決定賣掉故居，文雅不忍，買下來，丟在那裡多年。近年將房子大裝修，轉型變作她的陶瓷作坊，一星期一兩天磨蹭在Comfort Zone。常亦與此間我們鄉下友茶敘碰面，更出任鄉議局義務公職，啊！好一趟回歸。

那天文雅來吾鄉老家拍我，正是黃雨、紅雨、黑雨的開始。滂沱大雨間，手持超重相機，室內室外突雨突乾，毫無嬌柔造作，完全當年校運會運動好手的利索。鏡中人的我，帶點點感動，無言欣賞。

■文雅（左）去到作者家鄉拍照。　作者提供

疊印與穿越

隨想國　興國

在真實的人生裡，人是無法超越時空的限制，穿越到過去和未來的世界的。唯一可以讓我們切切實實體會到超越感覺的，是文學。只有在閱讀文學作品時，我們的心靈就會走進另一個時空，受到文學清滌作用的洗禮，以一個嶄新的自我，返回閱讀後的現世。

讓我們先進行短短的時空之旅：二零零一年，小思在中文大學創辦了「香港文學研究中心」，除了整理、保存和研究香港文學之外，更舉辦各類推廣香港文學的活動，於是便有了香港文學在各區漫步的足跡，於是便有了兩冊《疊印——漫步香港文學地景》（商務印書館）在二零一六年的出版。這兩冊《疊印》由樊善標、馬輝洪和鄒芷茵主編，十八位熟悉香港十八區環境面貌變化的作者，分別抒寫出十八區的文學地景，帶領讀者進入現實的各區，更引領讀者穿越時空，進入一個文學家在該區生活的描述，讓現實和文學想像構築出一幅跨越時空的地景，疊印在讀者的腦際，除了獲得十八區的知識之外，更進行着一場文學清滌昇華的洗禮。

於是，從第一篇的灣仔區開始，我們看到的灣仔，除了作者劉偉成和他創造出的阿羣眼中的地景之外，我們還看到小思《大炸灣仔》、《一夢》，黃谷柳《蝦球傳》、黃碧雲《烈佬傳》、葉靈鳳《冰與雪》、《香島滄桑錄》，鄒家麒《日月星傳》、梁世榮《第一課》等人寫下的灣仔面貌。到最後一篇的離島區，詩人廖偉棠透過他自己的作品《南宋詩人在坪洲》、《鹹魚之書》、《大利島，珊瑚石之書》、《長洲海畔刹那》，以及鄒單衣《島民，或隱者言隱》、《丟失》，飲江《鹹魚店（十四行）》、也斯《爛頭東北》和西西《我城》的詩句和文學描述，感受那離島的地景是如斯令人嚮往。

漫步十八區，把文學的描述疊印在腦海，就是心靈的穿越了。

美哉，葉先生

雙城記　何冀平

在北京，最多讀者的《北京晚報》「知味」一版，刊出羅雪村先生的文章《為葉廷芳先生——點讚》。葉廷芳，這個名字在當下喧囂的藝文界，似乎並不響亮。不久前，為慶祝葉廷芳先生八十壽誕舉行的學術座談會上，作家周國平、張抗抗、王蒙等都盛讚葉先生的學問和人品。

葉先生一九六一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文學系德語專業，是著名的德語文學學者，是他最早將卡夫卡的作品介紹到中國，他翻譯的狄倫馬特的戲劇，影響了中國一代編劇和導演。最廣為人知的一部是《貴婦還鄉》。文革後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畫家黃永玉對北京人藝導演藍天野說：「你應該排《貴婦還鄉》，如果你排，我給你做舞台美術。」兩位藝術大家的約定遲了二十多年。二零一四年中秋，藍天野託我帶話給黃永玉，他要排《貴婦還鄉》了，問黃老可否還記得當年的約定。皓月當空，在黃老家的葡萄架下，黃老爽快地說，記得，我做。劇本就是葉廷芳先生的翻譯本。演出成功了，可惜我不在北京，沒能促成這三位大家一聚。

除戲劇之外，葉先生在建築、音樂、美學等領域都有所建樹，獲得過國際殊榮。葉先生還曾經是全國政協委員，以敢言著稱。二零零六年在全國「兩會」上，他聯名二十九位政協委員提交提案，要求盡快停止獨生子女政策。他說：「一個沒有了兄弟姐妹、姨表姑舅的社會是一個非自然的社會，這種倫理殘缺的生存環境必然造成人文生態的破壞，繼而導致人的精神變異。」十年後，他的提議得以實施。二零一零年，擬重建圓明園，他聞之立刻表態：「在遺址上重現昔日輝煌，不啻一場文化鬧劇，因為它破壞了珍貴的、不可再生的文物，而這一文物正是歷史的見證，是人類得以延續的生命記憶。」隨即連續發表文章《廢墟也是一種美》、《美是不可重複的》、《記住恥辱比懷念輝煌重要得多》。

葉廷芳先生溫文爾雅，執着真誠，有文人風骨，更有抗爭的精神品格和對社會的責任，身在書齋，要為民為國盡力。我去過葉先生的家，在京城的南邊，不知是什麼機構的宿舍，樓房已經很舊，開間是老式的，房間不大，書房兼客廳裡一面牆全是白色大書架。每次去到，葉先生一定要親手沖咖啡，他因病一臂缺失，行動不便，但堅持要自己動手，表示他的熱忱，還一定要請吃飯。他們那一代文人，寫得一手好文章，不會趨炎附勢，不會四處應邀參加活動，用過葉先生翻譯劇本的劇團和學校一定不少，但估計不會付給他應有的版稅，即使付也少得可憐，全靠退休薪水過日子。不好意思讓他破費，又爭不過他，只有借口婉拒。葉先生希望我繼續寫劇本，還給我出了題目，我至今還沒有做。看到報紙上的文章，打電話給他，他以為我在北京，又要請吃飯，連酒樓都選好了，我說在香港呢，他奇怪為什麼我會看到當天的《北京晚報》，我回覆是微信，他說還不會用，但要學。

請允許我借用羅雪村先生文章的一句話：「當我們的社會還有太多各種各樣的問題，當太多國人分不清權利和義務時，太需要像葉廷芳先生這樣體恤社會民生的公民！」

感歎工廠醫務室

百家廊　張衍榮

近日，《諷刺與幽默》刊出一副漫畫，題為《八戒承包了醫院》：醫生在前台坐診，八戒坐在幕後錢堆上數錢，中間隔着用釘耙支起的帳幔，是「專治腫瘤」的行醫廣告，曰：「我院獨用唐僧肉同樣成分之配方，包好！」

說心裡話，看着這幅漫畫，在下有點啼笑皆非。

醫院本是公益單位，顧名思義是為公眾利益服務的，不把利潤最大化當作首要目標。可是，不知從何時起，醫院也走上了市場化道路，不擇手段，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什麼「以藥養醫」，什麼大處方、濫檢查、小病大治，什麼科室承包、科室外包……呼呼啦啦都上來了，還美其名曰「改革」。在這種時髦語境下，患者也不再是病人了，而是任醫院宰割的「羔羊」，是各個科室都想吃一口的「唐僧肉」。醫托、醫賄、醫騙、醫鬧應運而生，醫患矛盾層出不窮。看病難，看病貴，看病煩……弄得普通百姓抱怨不已，有識之士痛加詬病，新聞媒體時有報道。

我因為小孫子好生病，醫院去得多，他們那些個見得人見不得人的事耳聞目睹過不少。說句不中聽的，醫院如此鬧騰，明顯違背根本宗旨，這叫改的什麼革？

漫畫創意堪稱獨特，對現實有極強的諷刺意味，這使我不由得想起當年就醫的往事，尤其是我們的廠醫務室來。

我是一九七零年進工廠的。那時，只要一當上工人就享受公費醫療。當時公費醫療分作兩塊，一般的小病就在廠醫務室看，大一點的去醫院。

我們廠的醫務室是一棟兩層小樓房，上面住醫生，下頭是門診部、化驗室、注射室、病房和藥房。當時因為技術力量和設備有限，門診不分科，就那麼混合着看，反正都是青年職工，一個個身強力壯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生態基本完好無損，除比例極小的職業病、半職業病外，哪來那麼多莫名其妙的大毛病？更不要說動不動就癌症什麼的了。

全廠一千多號職工，醫生、護士個個認識。大家都是熟人熟事，你只要去看病，他沒有不負責的，別說是冷若冰霜了，即使是公事公辦的態度也少見。醫生們都和藹可親，望聞問切，非常仔細，開處方時，那筆頭輕易不肯落下，總是反覆斟酌，權衡再三。護士配藥也十分人性化，頂多三天的量，藥片按顆或片裝入小紙袋，劑量和服法都清清楚楚寫在上面，一看就明白。青黴素、鏈黴素等針劑都是肌肉注射，即開即用，而水劑，用法都標註在藥瓶上。外用的藥水，護士都是找小瓶子給你裝好，另外再配上足夠用的棉籤。

到醫務室去的，有的是看病，有的則是開病假條。去看病的未必就真有什麼病，而是以看病為由搞藥。這就怪了，沒病搞什麼藥？其實，這也沒什麼不好理解的。那年頭買糖要憑票，而枇杷膏等以蔗糖為輔料的膏劑，不就是上好的食糖麼？既不要票，更不要錢，何樂不為？人家拿去既治「病」，又蘸饅頭吃，豈不美哉？他隨便編個故事，要求開點，你給開不給開？當然，幹這種勾當的，多半是廠裡大事不犯，小事不斷的混混，醫生只要他們不是太過分，一般都會滿足。再說了，是藥都有保質期，過期了還不是都得扔？至於老實本分的職工討點阿司匹林啥的，那就更不在話下了。

在廠醫務室看病不用掛號，隨到隨看，十分方便，可要開病假條就沒那麼容易了。病休不扣工資，但要憑醫生開的病假條。換言之，只有醫生才有權讓職工病休。一旦醫生開了病假條，就等於給了王法，即使天王老子來了也不能不叫休息。於是，醫生們莫不從嚴掌握，慎之又慎，尤其對那些混混，不審個一清二楚，病假條是絕對不開的。這是醫生的原則，是職業操守，更是他們的做人底線。

但是，廠醫務室對確實有病的，不論幹部群眾，都一視同仁，該治療的治療，該轉院的轉院，絕不含糊。

一九七七年底，我不幸患上了坐骨神經痛。這在我那個工作崗位可算個半職業病。當時中西醫都對它束手無策，僅有的辦法就兩條，一是肌注藥物營養神經，一是針刺療法。而這兩招都無濟於事，打針不見療效，針刺穴位最多能緩解五分鐘，過後照痛不誤。我已經疼得直不起腰來了，人像個蝦米，眼看就要癱瘓。幸虧一個好心腸的農村老漢救了我，他不僅給我提供治療信息，還星夜趕到業已治癒的親戚家，為我取來治療資料，並馬不停蹄送到我手中。當我半信半疑拿着老人汗涔涔送來的資料，惴惴不安地找到廠醫務室負責人余大姐時，沒料到這位河南口音的大姐醫生二話不說，立即表態：「小張，藥費不是問題，趕緊去！」這讓我懸着的心頓時落了地。

那時廠裡職工上醫院看病，也分為兩塊，一塊是到本地醫院，也就是縣醫院，這比較簡單，不用任何人批准，只需到醫務室要份三聯單，然後將聯單往醫院一拍就萬事大吉，該檢查的檢查，該開藥的開藥，該手術的手術，個人除自掏五分錢掛號費外，其他概由單位埋單。另一塊是到外地就醫，屬於轉診，這就沒那麼簡單了，得報批。只有醫務室同意了才能去，否則一切費用自理不說，搞不好還要作曠工處理。而我要去的既非縣醫院，也不是省醫院，而是省城以外一個聞所未聞的鄉村私人診所。去那麼一個窮鄉僻壤，找這麼一個野雞診所，治好治不好還兩說，僅費用就是個無底洞，還不知人家有沒有正規發票，給開不給開……說老實話，余醫生這麼一表態，要擔多大的擔子啊！

這就是那個時代從業者的責任擔當。順便說一句，這事倘若擱今天，十有八九會泡湯。道理是明擺着的：非親非故的，沒好處，誰給你挑這麼大擔子？同意了，批准了，肯定是暗中得了好處，否則……這種思維，這種猜忌，哪兒沒有？人心變了，社會風氣變了，你有責任擔當又怎樣？叫你跳進黃河洗不清！

結果出乎意料，老中醫（鎮海如先生）門診不收費，藥費花了10塊錢，開回的10副草藥還沒吃完，不到10天便治癒了。這才有了後來參加七八年高考，改變自身乃至全家人命運的機會。

一個家境貧寒，工資微薄的小工人，如果沒有公費醫療作後盾，沒有廠醫務室的好制度，沒有醫生的硬肩膀，沒有良好的社會風氣，僅靠個別貴人相幫，要想治好那種不是絕症卻勝似絕症（我國著名內科學專家張孝騫先生一九八五年還在遭受坐骨神經痛困擾）的病，誰敢想像？

說來可歎，我在工廠工作八九年，從未聽聞過什麼醫患矛盾，頂多個別職工為開病假條與醫生拌幾句嘴。至於廣泛使用的三聯單看病，不論職工還是醫院，從不曾有人動過歪腦筋。

眼下正提倡、推廣社區醫生，但願當年醫務室的種種好處，尤其是醫療誠信快快回歸！

Forest Lawn的藝術作品

演藝蝶影　小蝶

很多年前，我在一間大型傳媒機構工作，上司是一名香港的知名女士，那時她從未到過洛杉磯。一天，當她即將起程前往當地旅行時，問我有什麼好玩的地方，因為她知道我曾在加州居住過。我一心想着她既然向我打聽，自然是想到一些較冷門的地點，而不是迪士尼樂園、環球片場等人人熟悉的主題公園，於是向她推薦Forest Lawn。

她聽到Forest Lawn這個名字後很是高興，立即問我那是一個什麼地方，大概之前沒有人向她提過這個地方吧。當時我仍年輕，坦白直接地告訴她：「那是一個墳場。」她愣了一愣，「咪」了我一聲，面露不悅後便不再跟我談下去了。我後來回想此事，她應該是以為我在作弄她或挖苦她，所以被得罪了。

她聽到了「墳場」二字便打斷了我的話柄，沒有給我機會向她好好介紹這個好地方。信不信由你，我曾多次到洛杉磯遊玩，好像只有一次沒有到Forest Lawn去，最近我又再去了一次。

大家千萬別被「墳場」二字便嚇得退避三舍，又或以為我有什麼怪癖。我不是叫大家去看先人的墓地，而是看園內的藝術品。大家都知道達文西《最後晚餐》的名畫吧？園內一個展覽館長期展放這幅畫作的彩色玻璃製成品，如同我們在天主教教堂看到的彩色玻璃窗一樣。另一個展覽館則展放另外兩幅宗教名畫《釘十字架》和《耶穌升天》。倘若玻璃畫只是小如一幅普通的掛牆畫，我也不會經常向人推薦；但這三幅藝術品的長度卻是橫跨展覽館的一堵牆壁，而且比一層樓還要高（抱歉我沒有正確的數字），是不常見的藝術珍品的再現品。

這三項展品每天分很多段時間展出，展出時還有畫外音講解整幅圖畫的特色。後兩者的面積比《最後晚餐》的更大，內容也更複雜，展覽館在講解畫中某個範圍時特以聚光燈照射該處，讓大家看得更集中仔細。當我們欣賞藝術品時，又可對《聖經》故事有更深的了解，生動地上了一堂西洋美術史和宗教史。

園外處處均可見米高安哲羅和其他雕塑家的雕塑仿製品，其中當然以《大衛像》最引人注目。我最喜歡的卻是《小孩與狗》，那是由一小男孩、一小女孩和一頭小狗組成的一組矮小的雕塑。小孩與狗都背向大家，抬起頭來仰讀建造Forest Lawn之人刻在牆壁上的巨型信條，基督教傳遞的永生和信望愛的精神油然而生。每次我到園內參觀時，都會跟這組雕塑拍照留念。這麼多年過去了，雕塑經過嚴謹的保養後，外貌依舊不變；倒是站在它們身旁的我卻在攝於不同時間的每張照片中留下時光流逝的印記。也許這就是墓園的藝術品帶給我們對生老病死的啟示。

無可替代

翠袖乾坤　文潔華

電影《七俠蕩寇誌》有新版本，相比之下，評論認為新不如舊。我也這樣想，即使新片獲得更好的技術支持，亦向舊版本致意，唯一九六零年版中那七個演員，實在無可替代。

不單是因為童年記憶和美好的上世紀六零年代，一切都別具膽識，生氣勃勃，還有是在戰時成長，五零年代二次大戰結束後走紅的片中演員。誰會忘記《七俠蕩寇誌》裡的史提夫麥昆、尤伯連納、查理士布朗臣、羅拔韋漢、占士高賓……他們的所謂「酷」，不圖有外形，或裝扮出來的姿態，還有他們在真實生活裡曾有過的艱難和不羈，以及因要生存而日漸形成的硬漢底子。

以史提夫麥昆為例，他的鐵漢從自身的成長和血液裡汩汩而出，徹頭徹尾就是電影裡的亡命之徒。他同樣不明來歷，父親在他出生以前經已不知去向，據聞是一個飛行馬戲班的特技人員。麥昆在舅父的農場裡長大，經常在母親再婚的繼父們與農場之間往返生活。他跟不同的繼父打鬥，年幼的他被推下樓梯，又或致頭破血流與失聰；加上他有學習障礙，就像天生的一個小混混，到處都不受歡迎。他唯有與其他小嘍囉在男童院一起生活，才漸漸冒出頭來。當他小有名聲，可以當小領袖了，他又突然失蹤，跟人出海當海員。

麥昆的生平比他所接拍的電影角色還要流離失所。他當水手的時候在多明尼加國上岸，不肯回到船上，索性在妓院裡當跑腿。後來不知怎的又流落在得州當售貨員，各行各業，多低下的他都做過。十七歲那年他當上海軍，繼續不守紀律，甚至因泡妞而不歸隊，在處分下才改邪歸正，且有次在危難中拯救了五名水兵。數年之後，他出現在紐約舞台，當些閒角，但同時當上電單車車手，經常在賽車中贏取金錢。這份本領，令人想起他素未謀面、在飛天馬戲團當特技飛人的親生父親。

我喜愛丹素華盛頓，亦愛新版《七》片中的克里斯普萊特，但從前的「七」人，有真實生活的底蘊，是永恒的酷，繼續無可替代。

秋天去黑龍江賞紅葉

古今談　范舉

中國電影《非誠勿擾》在北海道取景，成千上萬的中國觀眾，對於北海道的顏色燦爛的風光如癡如醉，結果引發大量中國遊客跑到北海道觀看七彩的花田。

在國慶節期間，中國也拍攝了一部叫做《那年我對你的承諾》的電影，故事敘述了在一場知青聯誼會上，王國慶（張京生 飾）和闊別已久的初戀女友劉冬梅（嚴曉頻 飾）重逢。當得知她丈夫已經去世時，王國慶計劃了一個「知青號」自駕遊之旅，準備完成當年對劉冬梅的一個承諾，安排當年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重返北大荒旅遊一次。「那年承諾」笑中帶淚的橋段設計，讓人在捧腹大笑的同時，還會禁不住與片中人物同悲共喜。與《夏洛特煩惱》大打懷舊牌類似的是，片中也有一批《兵團戰士之歌》、《太陽島上》、《我們的生活充滿陽光》等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懷舊歌曲湧現，足以將我們帶回父母年代的青春。

影片帶着觀眾穿越北京、河北、東三省等多個地域，行程一千多公里的公路戲拍攝，讓觀眾沿途盡覽了中國秋天的美景，拍攝手法足以媲美日韓影片的唯美浪漫。影片中一望無垠的白雪讓人想起《情書》開場那滿屏的雪地畫面，大片大片純淨斑白的白樺林和韓國電影《春逝》中林立的綠竹有異曲同工之處，而碩果纍纍的金黃色麥田像極了黑澤明《夢》中的油畫。此外，影片中張京生和嚴曉頻帶領的「知青團」開着豪華房車，從北京一路向北駛向北大荒，完成了跨越幾大省市的追愛之旅，沿途獨具特色的風景在一路上好玩有趣的故事渲染中變得更具魅力，而這趟「追愛之旅」可以說也為廣大觀眾提供了一條自駕蜜月旅遊路線的範本。

原來，九月中旬到十月中旬，自己駕車遊覽河北省到黑龍江省公路的楓樹風景，絕對勝過北海道楓葉。沿途見到很多樹林，有的在山上，有的在下面的山谷裡，每棵樹的顏色都不一樣，有綠色的、嫩黃的，也有金黃色的，接着是緋紅，更有深紅色的，形成了童話世界的美麗景色。深紅色的樹，在綠色的叢林中，搶奪了你的目光，好像一團火焰，令你感到震驚。

自駕遊覽，可以看到伊春、雪鄉公路、哈牡公路、牡丹江鏡泊湖、哈爾濱的美麗景色。特別是遊覽黑龍江醉美秋色，有一條精華線路：伊春小興安嶺五花山賞秋線，也叫做伊春南線。先後去了寶宇西嶺溫泉旅遊度假山莊、美溪區回龍灣國家森林公園、養溪谷生態旅遊觀光基地、桃山懸羊峰風景區、桃山森林冰雪玉溫泉度假中心。沿途看到小興安嶺令人沉醉的五花山色，還有適合休閒的溫泉度假村。一路遊覽風景與休閒度假結合，非常適宜輕鬆。另一條路線，是牡丹江—雪鄉—鏡泊湖。滿山都是啡紅色的白樺樹和楓樹，一層一層，在陽光下明暗有層次，山下是碧藍色的鏡泊湖，氣勢宏偉，對比鮮明，顏色艷麗，任何攝影者都會被其這種美麗景色震懾得透不過氣。